

現階段的越戰問題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在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廿二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現階段的越戰問題」。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應邀出席的有：（以簽名為序），趙惠謨、李其泰、鄧公玄、黃正、雷崧生、陳紹賢、鄧勵豪、吳錫澤、汪學文、王建勛、尹慶耀、朱文琳、袁子健、關素質、孫德湘、朱少先、李天民、郭榮趙、石樂三、黃仰山、郭乾輝、羅石園、謝澄宇、曾虛白、趙倩、蘇良弼、周鑫、張連權、沈鈞傳等廿餘人。台灣電視公司，中廣公司均前來製作節目，及各報記者亦與會採訪。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今天本所舉行第廿二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現階段的越戰問題」，承國內有名專家學者和本所同仁共同參加討論，本人在此深表感謝。

現階段的國際冷戰中心，業已轉到亞洲，而越南問題則是冷戰的焦點，因此越戰問題便成為世界局勢的主要關鍵。本所今天邀請各位專家學者前來參加討論本問題，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就按照預定的程序，先請立法委員兼本所研究委員陳紹賢先生報告「美國的越戰政策」，然後請本所研究員尹慶耀先生報告「匪俄衝突與越戰」。中廣公司總經理兼本所研究員黎世芬先生因有要事不克參加，其書面報告「越局演變與東南亞的前途」，則由本所同仁代為宣讀。

美國的越戰政策

陳紹賢

美國的援越政策，依詹森總統歷次的聲明，都是繼承艾森豪和甘迺迪兩任總統的政策，為維護越南的獨立與自由，保障東南亞的安全與和平。直到最近——今年二月一日，他在記者會上還宣稱，越南問題的解決，須使越南享有自由的權利，也有不受威脅的自由。

華府為達成這種援越政策的目標，因客觀情勢今昔各殊，現政府所取的政略和戰略，自與過去兩從顧問地位改變為直接參戰以來，華府實施「以戰任政府採取的有所不同。自前年年初起，在越美軍迫和」的戰略，開始時被稱為「彈性反應戰略」（*Strategy of Flexible Response*）這是沿用甘迺迪時代的戰略名詞。後來因軍事行動逐步上升，被改稱「為和平而上升的戰略」（*Escalated for Peace Strategy*）。到了最近，也有稱之為「調節上升的戰略」（*Strategy of Regulated Escalation*）。前後的名詞雖不同，其實際都在於「以戰迫和」。

兩年多以來，美國在越的軍事行動，無論為主動的調節，或被動的反應，都是以迫使北越接受和談為目的。昨天——四月十四日，魏摩蘭將軍在西貢聲稱：「我的戰略是在每一處對敵人施用壓力，對轟炸北越，限制過嚴，甚至對幾個米格機場都未炸過；對海防只炸近郊，也未封鎖其港口；只佈雷北越內河，而未佈雷海岸。艦隊的活動也受限制，致國家流的血，將成為一個令以後數代承受的國難，然後他們就不得不重新估量他們的立場。」這些話

也是表達了「以戰迫和」戰略的意義。

北越長期堅持它的四項條件，以拒絕和談。直至今年一月廿八日，它的「外長」阮維楨透過親共的澳洲記者勃其特（Wilfred Burchett）發表聲明，認為美國必須無條件永久停炸，及停止其他一切軍事行動，纔能進行談判。可是，二月十五日胡志明在給詹森的復信中又提較原「四項條件」更甚的「五點立場」（The Five-Point Stand），但他仍以阮氏該聲明的內容為其首要的條件。其實由前年二月至今年二月，北越悍拒和談的次數，據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項文件，在今天我們座談的參考資料中可見到的，已有三十八次之多。（另據本年四月十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說，兩年中北越對和平試探予以拒絕，或不予以理會，共達四十五次。）二月以後，還有被拒絕的若干次數，就我們已知道的，如聯合國祕書長和錫蘭總理的先後建議，也都被峻拒了。

越戰和談之難於實現，原因很多，且甚複雜。三、關於越戰問題，華府對於巴黎歷次所給它的公開抨擊，都不會回手。其中較為顯著的事例，如去年高德柏嘲命往見戴高樂，懇商促成日内瓦會議。後來巴黎發表戴氏致詹森的復信，指稱美國無勝利的希望，轟炸乃不當的行為。這無異助長北越的侵略氣焰。不久又發表戴氏給胡志明的復信，其要旨不啻是指責美國破壞了日内瓦協定。華府對於巴黎的這些宣傳攻勢，都默然忍受。

再從政略上看，美國的越戰政策是「以戰求和」政策。此種政策的運用，其表現於外交行動，乃是守勢外交多於攻勢外交。例如：

一、去年美國把越戰問題正式提請聯合國安理會處理，但因怕蘇俄否決，而讓該案擱置至今。年餘以來，華府在極度忍耐退讓的情況下，多方企求莫斯科的諒解，而不敢利用安理會或聯大，以展開對俄作政治攻勢。甚至當本月四日費多林柯利用聯大的特設委員會討論「侵略」定義時，給美國以誣讐的攻擊；美代表芬格竟無反擊，而只表示要蘇俄同意在安理會辯論越南問題。

二、美國對蘇俄不斷地增進援助北越作戰，不但不予報復，連抗議也沒有，甚至默認海防為俄國軍火等的起卸港口。同時蘇俄則利用越戰以困擾美國，對美實施攻勢外交，而取得許多片面的利益，并迫使美國步步退處守勢。

四、美國為配合它的越戰政策，倡導亞洲的經濟合作與開發，但不支持亞洲反侵略陣線的形成。

梅將軍·克拉克將軍（Ret. Gen. Mark W. Clark）、薛明頓參議員（Sen. Stuart Symington）及史丹尼斯參議員（Sen. John Stennis）等都會發表過此種意見或批評。

最近威廉彭岱在仰光聲稱：「亞洲國家需要決定他們自己發展與合作的程度，目前的趨勢不是結盟，而是反應共同經濟及文化期望的結合；美國不計劃在亞洲編結任何新的聯盟。這位主管遠東事務的國務卿所表達的此種外交守勢，正是共匪所希望的。」

最後，讓我們展望美國政策的前途。由於和談的希望已甚渺茫，越戰又在上升之中。同時蘇俄對北越的軍火援助近已大量增加——據估計已達總值百分之八十。且據報導，匪、俄已達成對河內軍火供應的運輸協議。在此情勢下，美國有迫得改進其政策與戰略的可能。在明年大選前，華府勢必力求和談的實現；或不經和談，使戰局僵化；或求獲致國損失幾千個生命，年間耗費三百億美元。它以少量物資，造成美國多量消耗。它為北越訓練各種人才，或擔任技術指導，而不直接參戰，避免了實際犧牲而又指責美國侵略。它支持河內立場，實際拒絕和談，但不直接關閉和談之門。與美國及歐洲國家保持接觸，在若干問題上獲得對方遷就讓步，而自己保持着和平共存的面貌。

解放運動的姿態。

今年一月廿三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指出，蘇俄年間對越戰投入約十億美元，即使美

匪俄衝突與越戰

尹慶耀

一 蘇俄應付越戰的技巧

蘇俄當前對外政策或世界革命策略的重點，另外：（一）與西方「和平共存」；（二）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及國際共黨的團結；（三）支援民族解放運動並吸引新興國家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現今這些彼此之間有些矛盾的任務，同時出現在越南戰場，而蘇俄却能巧妙運用，使其獲得矛盾的統一。

柯錫金、謝列平都親自訪問過河內，對北越增援及武器內的政治、經濟、物資援助。去年十二月，蘇俄透過在索非亞舉行的「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宣佈訂定每年十一月十一日為「國際支援越南人民日」。今年二月「亞非團結組織會議」在尼科西亞舉行第八次理事會，由蘇俄背後支使，決定自三月十三日起舉行「聲援越南人民週」。三月間「亞非作家會議」在貝魯特集會，又通過決議，譴責美國并支持北越及越共。凡此種種，蘇俄對北越供應飛機、飛彈、雷達、車輛、石油及其他建設物資。美機加強轟炸，蘇俄又供給河內若干新武器。這些，在蘇俄輕而易舉，在北越則

為急需。蘇俄高調「聯合行動」，聯合其他共黨國家支援河內，博得北越好感，同時又對國際共黨表現了它促進團結的努力，和擁護國際主義的熱誠。

去年一月哈瓦那舉行第一屆亞、非、拉丁美洲人民團結會議，蘇俄代表提議成立國際援助越南基金委員會。共匪代表反對。最後決定成立三大洲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委員會，設書記處於哈瓦那，每年開會兩次，以調整並加強對於北越及越共包括義勇軍及武器內的政治、經濟、物資援助。去年十二月，蘇俄透過在索非亞舉行的「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宣佈訂定每年十一月十一日為「國際支援越南人民日」。今年二月「亞非團結組織會議」在尼科西亞舉行第八次理事會，由蘇俄背後支使，決定自三月十三日起舉行「聲援越南人民週」。三月間「亞非作家會議」在貝魯特集會，又通過決議，譴責美國并支持北越及越共。凡此種種，蘇俄藉越戰為題，向亞非國家表現其支援民族

二 越戰與匪俄關係

一九六五年二月柯錫金訪問河內，共匪唆使越共擴大越戰。其原意以為：如蘇俄縮手，將與河內疏遠，違反了國際主義的精神；如蘇俄插手，將與美國衝突，破壞了「和平共存」的原則。但四月間蘇俄向匪要求：（一）蘇俄派正規軍四千人，經匪區進駐北越；（二）為保護北越領空，借用大陸西南一二機場，並在機場駐俄軍五百；（三）在大陸開闢空中走廊，允俄機自由通行。其原意是：匪如接受則戰爭可能擴延至匪區；匪如拒絕則對河內不義。但共匪只能拒絕。

就在同時，蘇俄要求匪、俄、北越舉行高層會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波蘭提議召開「兄弟黨」高級會議，協商聯合支援河內。以及此後若干關於「聯合行動」的建議，共匪一律加以拒絕，宣傳上陷

共匪抨擊蘇俄援助北越的物資，數量上質量上均與其國力不相稱；蘇俄指責共匪阻撓該等物資過境，索取稅金或竊取其火箭。共匪援助北越及越共之人員、物資、糧食，數量超過蘇俄（據英方消息，匪援佔北越所獲外援七〇%，合二〇餘億美元）。但蘇俄時常透露其援助物資或武器的品種，為北越訓練專家或學生的數目。最近且公然聲稱蘇俄火箭在北越上空擊落美機一千七百架。但共匪因懼與美國直接衝突，不敢作類似透露，而又不肯讓北越安協，立場十分尷尬。

共匪阻撓軍援物資過境，是擬迫蘇俄改採海運，引起美俄直接衝突。蘇俄堅持軍援物資通過匪區，是將北平套緊在越南戰場上。共匪稱一九六五年俄過境軍援物資僅四萬三千餘噸，去年第一季度僅裝運了五五六個車廂。自由世界報導俄援北越物資，最近百分之八十係海運至海防，而匪俄關係現已降至最低潮，但蘇俄依然堅持經由匪區援助北越。近傳俄、匪、北越協議，蘇俄將軍援物資在匪俄邊境交給北越，再以北越名義經匪區運抵河內。此項消息，現尚無法證實。然即使所傳不虛，也不見得對共匪有利。因蘇俄可將原經海運的物資改由陸運，

一則減少本身的負擔與風險，再則可壓迫匪區的交通運輸。除非三方對於數量已有協議。另一方面，上述哈瓦那三洲團結會議時，共匪代表站在反對立場；「工聯理事會」中共匪代表被逐；尼科西亞及貝魯特會議時，共匪未曾參加。蘇俄盡上風。匪俄利用越戰互相嫁禍、互相攻擊，關係益趨惡化。但共匪目前顯然不利。

三 蘇俄當前的態度

蘇俄是越戰唯一的受益者，最近的將來，它將：（一）不希望越戰升高，以免動搖河內政權的根本，並避免與美直接衝突；（二）不急求越戰結束，繼續在軍事上消耗美國、在政治上孤立美國與共匪；（三）繼續偽裝和平姿態，把責任推給河內而不直接關閉和談之門，並與美國繼續保持接觸。倘局勢惡化，仍可以和平使者面貌出現，掩護河內政權由戰場走向會場，並希望它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可在會場上來取得。

因此，我們說，共匪固然阻撓越局和談，而蘇俄在目前，也不真正希望越南趨於和平。

越局演變與東南亞的前途

黎世芬

國境內的戰爭如C戰區和水草平原，越共也是經常利用柬埔寨的國境為陣地，向美、越聯軍進行偷襲。此外，胡志明小徑和施亞努小徑等於越共的輸血管，也是在寮國和柬埔寨的境內。

越戰是與韓戰一樣，同是反侵略的戰爭。韓戰是俄共、中共假韓共之名而作戰；同樣地，越戰也是俄共、中共，乃至胡共（北越）打着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旗幟而作戰。

越共的武器，都是俄共、中共供給的。關於這一點，蘇聯和中共不僅不諱言，且為此而爭功。上月廿六日蘇聯的共青團機關報「青年真理報」刊載一個自北越參戰回來的火箭部隊軍事指導員柯里斯尼克向義大利共青團的訪問者致辭時說：「在北越上空被擊落的一千七百架美機中，大部份是被蘇俄火器所擊落的。」可以看出，連俄國人參戰了，他們也不再保密。

除了俄共和中共的人員參加越戰外，事實明顯的是寮共、柬共也參加了。最近，泰共的廣播電台「泰國人民之聲」也公開宣佈，泰共為支援越南人民，決心參加為解放東南亞人民的解放戰爭。所以，就戰場和參加作戰的人員背景說，越戰實是中南半島之戰。

印尼共黨於前年發動政變失敗之後，國際共黨對整個東南亞的政治陰謀全部被公開。原來蘇卡諾和毛匪澤東相呼應的所謂雅加達——金邊——河內的第一步。如果，那次政變成功，從印尼向北進軍的印尼共黨，祇須二年之內，便可和從河內向南進軍的越共合流。這樣，一個龐大的東南亞共黨國家便將翩然而起，形成世界第三個大共黨集團。自由

越戰是為東南亞而打的。這不僅就地理上的理由和戰略的價值言是如此，就政治上的影響言，這說法也是對的。

共匪和北越一向堅持越戰是南越人民內部的鬥

爭，所以，他們主張和談也應由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出面。事實上，越戰與韓戰，沒有什麼不同，不過韓戰的戰場祇限於朝鮮半島，而越戰則並不止於越南。越戰的一大半是在寮國境內打的。即使越南

世界面對一個蘇聯集團，一個中共集團（指北韓、中共、北越）已經够吃力了，如果再出現一個擁有極多戰略資源，據有重大戰略價值的東南亞大共黨國家，該是如何令人手忙腳亂的事！

由於美軍的參戰，胡志明侵略隊伍已經被擋住，不僅南越已經渡過了危機，東南亞也已經堅強地站起來了。我覺得東南亞國家應向流血犧牲的越南人民致敬，應向愈挫愈奮的越南反共政府的領袖們致敬。同時，越南人民也應該以能對整個東南亞作成如此重大的改變歷史的貢獻而引為自豪。

明白了越戰的意義，我覺得東南亞各國挺身而居，奮勇出兵，支援南越，應當是時候了。我們高興泰國出兵了，菲律賓也出兵了，儘管太少，然而，挑起擔子來了。但是馬來西亞還按兵不動，印尼也還不肯放棄中立的旗幟，尤其施亞努還不肯放棄爲虎作倀。沒有越南人民的犧牲，戰火早已燒遍東南亞了，而印尼的反共鬥爭，也不會如此順利。因此，東南亞人民應當起來，不容再徘徊。

說遠點，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蘭也應感

謝越南人民。因爲他們的浴血戰爭，才阻止了共匪

美國政府兩面作戰

趙惠謨先生：

各位先生：剛才聽到三位先生的研究報告，受益很多。本人今天就現階段的越戰，提出三點觀察，不敢說是意見，只是就報紙上的消息提出所觀察到的三點，請教於各位。

第一，美國政府的兩面作戰。最近美國有一艘叫「鳳凰號」的遊艇，在基督教派人士的推動下，把醫藥及補給品，運往北越，由這一情況，使我想，今天美國政府不僅僅在越南與共匪及蘇俄幫助下的越共作戰，而且在國

的侵略箭頭，指向他們的國境。有一件極有趣味的發展，值得我們注意。侵略集團的內部，在互相清算他們的罪債。他們由彼此，執戈自衛。「戰」要東南亞人民共同來打，「和」爭功，發展到互相譏諷。這是由於侵略受到反擊，必然的發展。一羣惡犬，當被人打中一個以後，它們便互相撕咬。

中共匪幫三月廿六日廣播，指摘蘇俄和美國「裏應外合」，向河內政權施加壓力，破壞所謂「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

莫斯科的廣播立刻予以反唇相譏。它說，中共竟然聲言「如果北越開始進行某種和談，以換取停

炸，就似乎表明對一千四百萬南越人民的背叛」。

莫斯科電台對此忿然的加以抨擊，指出「毛澤東集團的這種論調，是向全世界明顯的暗示，不是北越，也不是越共，而是中共領導人，才能決定解決越南問題的具體途徑」。因此，莫斯科認定中共這樣說，是侵犯了越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力」，而認爲正是毛澤東此一特殊立場，才促使美國將越戰昇級到更危險的階段。

唯其越戰是東南亞之戰，是關係到東南亞人民

內要與主和派鬥爭，但是我感覺得詹森總統要單獨對付越共，那是比較輕而易舉的，而對於國內的主和派却大有一籌莫展之概。所謂主和派也就是鴻派。據本人所瞭解，如果他們真正是共產黨，問題就單純了。如果是很顯明的共黨同路人，問題的解決也不難。而今天美國主和力量，是在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以外的組織，在本人所知的大約有五種力量。

②左傾的輿論：這也屬於知識份子的，因爲報紙、雜誌對知識份子影響最大，而今天美國的紐約時報，不僅影響到美國，而且影響到整個自由世界。

生死榮辱、自由與奴役的一次決定性戰爭，因此，我有一個看法，應當鼓勵、組織東南亞人民團結起來，，執戈自衛。「戰」要東南亞人民共同坐下來談。必須一勞永逸，不要東南亞人民共同坐下來談。必須一勞永逸，不讓國際共產黨在東南亞的任何一個角落，可以潛伏下去。而在東南亞的任何角落裏出現一個有武裝的共產黨，這筆賬都要算在莫斯科、北平和河內的共產黨上。

必如此，越戰才能完成它的歷史意義。

亦必如此，越戰才不能算枉流了這麼多血。

主席：

界，其一貫論調却主張越戰先行停火。除了紐約時報外，還另有一大週刊 News Week，那是有三百萬份以上的訂戶，而讀者更一定遠超過三百萬人，因此這一週刊和紐約時報配合下的影響是不可想像的，News Week 的評論家李普曼，是最受尊敬而且是盡人皆知的評論家，他絕不是一個共產黨，而且被稱是愛國者。所以今天在美國以紐約時報及 News Week 為代表已形成一個反對越戰昇高主張停火談判的輿論。

(三) 政府內部的逆流：假如由共和黨的人來反對詹森總統，那是比較容易對付的，但是今天反對詹森的是民主黨內在參議院中最有力量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除他之外，還有羅勃·甘迺迪，他們兩人都是民主黨員，也在詹森總統的民主黨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在參院始終和政府站在對立的地位。

(四) 教會的力量：教會絕非共黨組織，自稱是替天行道的，而鳳凰號遊艇的前往北越，可以證明今天教會中反對越戰的力量是非常普遍而深入，並且是有龐大組織的。

(五) 黑人的力量：我們知道黑人中有激進派和溫和派之分，馬丁路德金，是溫和派的代表，而今天連他也公開地站出來反對越戰，呼籲立刻無條件停止轟炸北越、開始和談。

一個對外的戰爭，在國內遭受到這麼多集合起來的力量，羣起反對，美國政府的處境及應付，是遠比對外戰爭艱苦的。所以我個人感覺到，今天美國政府在這種壓力之下，其共同目標，是要詹森總統在無條件停止轟炸北越，開始和談。我們從國際關係研究所今天供給的資料袋裏，看到詹森給胡志明的信上說，我們美國願意停止轟炸北越，但你北越也要有誠意談和的表示。因此羅勃·甘迺迪大表不滿，認為總統已經提出和談的條件，而不是無條件談和了。要政府進一步無條件停止轟炸北越，是今天美國上述五種力量共有的致要求。詹森總統能否受得住這種壓力，是否將來會試以一週或兩週的時間，作為無條件停止轟炸的期限，來看看北越的誠意，現在我們不得不知道，但是詹森政府兩面作戰的辛苦是很值得同情的。無條件停止轟炸如果最近不能實現，到了今年聖誕節停火時，詹森可能下令延長停火一週，試求和談，以應付國內的這一事和浪潮。

第一，越共民族解放陣線的參加和談。我們都知道共產黨重視政治上的

勝利，戰爭只是用來達成政治勝利的工具而已，而今天越共的民族解放陣線要求參加和談，無論是由胡志明提出或者蘇俄提出，因有共同利害，都是合情合理的。現在聯合國祕書長宇譚提出要求越共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和談，再加上美國內部的羅勃·甘迺迪提出和談必須要有越共民族解放陣線參加，最近錫蘭政府提出和談也主張一定要有越共參加。對於錫蘭和談提議，阮高祺總理已提出有條件的接受，雖然表示不贊成越共民族解放陣線的參加。從這裏我們看出一個危機，就是錫蘭的提議在國際上是個很大的壓力，迫使阮高祺總理不能不表示部份的接受，而美國政府對於越共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和談問題，據本人看報，始終沒有斬釘截鐵地表示，將來的和談問題，絕對不讓越共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只是說美國和北越和談時，越共可以作為北越代表之一部份，而最近美國對這一問題再沒有顯明拒絕的表示。因此，本人認為，和談的可能性在一天天醞釀，一方面是宇譚及錫蘭的國際壓力，另一方面是美國國內的壓力，將來到了真正有和談可能的時機，美國政府會不會堅持拒絕讓越共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和談，實難預為斷定。假如，這一天真正來到的，則本人對於越戰的前途非常擔心。剛才尹先生說，共產黨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可以在和談的會場上得到，越共只要有一天參加和談，就有組織越南聯合政府的可能，我想我們都知道，國際共黨能够在許多國家中奪取政權，無不以聯合政府的方式為最高策略。因此，如果越南將來真走向組織聯合政府，則越南前途真不堪設想了！

第三，美國政府的政治作戰與軍事作戰的長期配合。我在這裏特別提到所謂長期配合，因為我看到最近一期 Time 記載，從三月十九日至廿五日一週中，美國軍隊在越南死亡者共二百七十四人，如以每週死亡二百五十人計算，則每月將達一千人，一年一萬二千人。各位，這一數字如果在我國對日戰爭時期，可能不算驚人，而在美國人來說，這一死亡數字是個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並且死了這樣多的人能否打勝仗呢？不能够。我們近來看美國在越南幾次戰役中，每次動員都在二萬人以上。結果僅捉到幾十個越共，甚至於完全撲空，因此現在美國以五十萬大軍投入越南戰場，等於獅子搏兔。單靠軍事是絕難取勝的。但美國政府有着長期鬥爭逐步勝利的決心，年來在南越已有戰略村的設立，頗有點像我們當年江西的圍剿共匪的政策，一步步逼得毛匪澤東非逃亡流竄不可，也就是由點的勝利而擴展到面的勝利。今天美國人也

知道在越南沒有辦法立即獲得全面勝利，只好先由點的勝利而逐漸爭取面的勝利，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因此目前美國只好在魏摩蘭總司令策劃下，漸漸由軍事上以點的勝利而繼以戰略村的設置，逐步向前推進，以三年或五年的長期計劃，來肅清整個南越。美國現在採取這一正確的戰略，以政治作

戰長期配合軍事作戰，由點擴大到面，以時間來爭取空間，作一長期的配合。我們看報紙，美國明年的總統選舉的提名問題，如詹森與羅勃·甘迺迪鬧翻了，我們也是很擔心的，現在羅勃·甘迺迪已經明白表示，一九六八年的選舉，絕對擁護詹森出馬競選，所以將來詹森的對手只是共和黨，而不是內部的問題。詹森再當選的可能性增大，他的越戰計劃，現在也可以先作一個五年計劃了，因為如他當選，任期一直到一九七二，以五十萬大軍投入越南，再以政治作戰配合長期的軍事作戰，則越戰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本人以上提出的三點觀察：（一）美國政府兩面作戰的艱苦，（二）越共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和談的危機。（三）美國政治作戰配合軍事作戰的前途展望。是否有當，敬請諸位先生指教。

謝澄宇先生：

我對這一問題沒有深入的研究，不過我個人有幾點的看法，向各位請教。

一、越戰現況

現在美國以四十五萬兵力投入越南戰場，從事了這麼久的戰爭，可是美國一直沒有宣戰，到目前為止，可以說吃了敗仗，這樣大的兵力，猶如獅子撲兔，結果兔子沒撲到，而且毫無辦法。我們知道，所謂戰爭的目的在求勝利，在消滅敵人，而美國在戰略上，却以戰爭來逼和求和，這是古今中外的一大怪事，這種戰略可以說大成問題，美國的參加越戰既然不在求勝，那麼何必把美國子弟送往越南白白地犧牲呢？所以至今為止，美國數十萬大軍，韓國數萬士兵，外加澳洲、紐西蘭、泰國、菲律賓等的軍隊及其他人員，再加上南越的部隊，其兵力的總和竟多於北越數倍，但是仍然打了敗仗，求勝

不得，求和不能，共產黨就不答應和談，要想拖垮美國，所以在這一情形之下，美國在越南戰場上吃足苦頭。

二、美國大選

明年美國的總統選舉，詹森之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應該沒有問題，但是美國國內那一股反越戰的浪潮，對詹森總統是件非常困擾的事，我們也會和美國表示，願意幫助，但是美國認為越南一個戰場已經夠艱苦了，那還有力量來開闢第二戰場。所以我個人認為明年美國大選之前，如果越戰不能獲勝，那麼民主黨的選舉可能會失敗。因此，在明年大選之前，詹森政府非把越戰結束不可，但是北越絕不會和美國和談，一定是繼續苦戰下去。

三、越戰前途

由上面一點來看，我認為越戰不可樂觀，除非美國傾其全力把河內，海防予以炸平，那問題就解決了。可是美國不能這樣做，同時也不許可這樣做，那麼美國這一仗怎麼能打下去，打下去也沒法解決越戰，共黨北越堅持拒絕和美國談和，那麼在這一前提下，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四、個人的看法

美國在既不能勝又不能和的情形下，我個人認為，只有幫助我們反攻大陸，如果我們的力量，能够登上大陸，佔領沿海各省，越戰自然就改觀了。如果美國不贊成我們的看法，甚至於加以阻撓的話，那麼它在越南的戰爭還要吃虧下去，我們看到胡志明給詹森總統的信上說，是你美國侵略我，而不是我北越侵略你，是美國人侵略我的領土，殺害我的人民。這個話說得非常明白，所以胡志明的宣傳，收到了相當的效果。據去過越南的人告訴我，在越南誰是老百姓，誰是游擊隊，分不清楚，要一直等到亮出武器，放出炸彈，到時候一切都遲了。所以美國朋友太天真了，飛機場、營房、旅館都先後被炸，在這種情形下，怎麼能打下去，總不能說所有越南人民都是敵人，予以趕盡殺絕。因此我認為，美國朋友要認清楚，越戰是共產黨顛覆東南亞的前哨戰爭，唯有越戰獲勝，東南亞才能確保，越戰失敗，則東南亞就將淪入鐵幕，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美國朋友自己限制了自己，許多軍事目標都不許去

轟炸，這種仗如何打法呢？美軍屢次向國會議員表示，希望放寬限制轟炸的範圍，然後美軍才好全力攻打。所以我認為，美國朋友在越南要重振銳氣，建立起信心，加以最大的決心，摧毁河內政權，和平才能確保。以上所說是否事實，仍請各位指教！

鄧勵豪先生：

應以戰止戰而非以戰迫和

根據提綱提示，現階段的越戰，應指自關島會議後的越戰態勢而言。關島會議後，為時非常短促，整個戰局雖無顯著變化，但基本上美國的戰爭觀念和佈署，似已與過去有所不同。

一、以戰迫和政策和守勢外交，似乎作有限度的修正。

二、有限戰爭的戰略觀念，可能逐步改變。但改變尺度繫乎外交運用的程度。特別以測探蘇法的態度以爲斷。按現時戰略空軍基地轉移泰國，顯示軍事加強。

三、促動越南出現一穩定政府，力求未來大選成功，使其足以擔負重任；並設法促成內外一致支持此一新的反共政權。此則有待大選後新政府人選出現方能判明。

四、爲實現以上假想，美國不斷直接運用各方面關係（包括一如過去韓戰體制。以故洛奇大使時代之大使無尙權力已成過去）。

美國何以如此改變？很顯明的，美國不斷直接運用各方面關係（包括羅馬教皇），不惜由減低條件，甚至減到無條件而與越共謀取和平之願望，均遭拒絕！被迫不能不作最後打算。此之所以有關島會議之召開。雖然關島會議時，越方高級官員阮文紹公開表示，反對聯合政府之說，惟以事後公佈之胡志明與詹森雙方往來私函，即不難理解越南之和平，絕非美國有限戰爭指導原則之迫使政策所能獲致。因旣言有限，即無從迫和。

然則美國如何實現其即將轉變之戰爭形態？看來必須首先在外交上有所作爲，基本上須取得西方全力支持，特別是美法關係的協調，副總統韓福瑞的訪歐，似乎着手於此步工作。能做到此，美國將一如韓戰的先例，將依托

聯合國之集體力量遂行其越戰有關政策，以糾正其政略的缺陷。當聯合國在韓戰採取行動時，全體五十九個會員國中，有五十二個支持聯合國之行動，對共黨侵略集團義正詞嚴取得世界輿情支持。現在聯合國置身於戰局之外，使對方攻擊美國有所藉口，策略上使美國處於最不利地位。中國兵聖孫子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城，美國之伐謀伐交工作沒有做到佳，致攻城之戰勢成騎虎，加以有限戰爭自行束縛，戰爭焉有致勝之理？美如能促成聯合國之支持，則在策略上立於不敗之地。戰爭性質及形勢自然可以改觀。這是我看美國近來的作爲可能有此傾向。

在越共方面，由於美國政戰兩略的漏洞，造成它們的有利形勢，所以胡志明政權死也不願求和。蓋戰爭在求收獲，勝敗之數在算，越共在此一戰爭形勢下，有它得意的妙算。

一、在策略上強調越戰是反侵略戰爭，堅持民族主義抗美運動，鼓動越南人民對美反感。

二、幕後支持南越民族陣線與南越政府對立。使美國無從直接與北越交手，而現在美國對它不關痛癢的軍事措施，正陷入了圈套。

三、在戰爭環境上，美國遠涉重洋，在地理人和方面，先天的失了憑依。是一個無可補救的缺陷。

四、在戰略戰術上，它可以利用其人地的有利條件，鼓蕩民族思想，以慣于游擊戰術豐富經驗，隨時給美軍以打擊，儘管美軍有現代化優越的武器，完整的裝備，它可以以小吃大，以零吃整，以大化小，以整化零，軍即是民，民即是軍，軍民不分，它的戰場是面，囊括了美軍的點與線，使美軍耳聾目盲莫知所措，明暗之分面線之別，可以知成敗矣。孫子云，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乎九地之下，越共正是運用此種戰法，與美軍作長期戰爭，使美軍的長處無時發揮無處發揮。據統計，美及有關國家支援之軍力合南越軍共百十五萬人，越共正規軍及政治武裝後勤民兵游擊部隊合計不過三十萬，雙方兵力對比爲四與一之比，若以武器裝備後勤論，越共根本不能與美對比，到現在何以師老無功？那就是美方自己限制了戰略的發展，致有自造敗績之結果。我們看最近越政府再提出希望停戰數日之願望，即能了解其蘊含的隱情。

蘇聯中共與越戰之關係和未來可能的發展。詹森總統對越政策遲疑不決

未能積極，即基於蘇中共之態度難作判斷。美國希望蘇聯出面調停越戰求得妥協，美國自以爲蘇聯可能與西方和平共處，並信任蘇中共之矛盾，可以促進蘇聯與西方合作，也認爲在援越政策上雙方有不可克服之矛盾。誠然蘇聯不願中共強大，但蘇聯絕無意自越戰泥潭之內，解救其心目中具有最大威脅力量的第一號大敵人美國脫離越戰。越戰之長期性愈大，蘇聯就可充分準備，未來對美決一雌雄。所以說蘇聯的真正敵人不是中共而是美國。美國在越戰消耗一分力量，即對蘇聯增長一分力量。太空探測蘇聯又已領先，豈能漠視嗎？至於說蘇中共之間對援越發生衝突之說，尙難有確實證明。大體而言，共產集團對外政策，只有策略路線的爭執，基本目標則無二致。如有基本目標之爭執，越共不會出現蘇聯供給之新式武器。最近蘇聯援越共之運輸問題獲中共諒解取得協議，足能證明它們的微妙關係。一般人以爲蘇聯惟恐中共支援越共壯大勢力，限制其亞洲的發展，殊不知蘇聯陰謀謀詐老謀深算，它知道中共的國家總力，不足與其對比，中共除了人的優勢，其他尙難望其項背，蘇聯自知有力量控制中共，併力援越有何可懼？如此說來，美國對越南放膽積極，豈非大有顧慮，我的答覆，除非美國決心退出亞洲，否則，戰固須戰，不戰也得戰，實有欲罷不能之勢。欲罷不能之勢既定，當務之急，是如何以戰止戰，而非以戰迫和。日前美國防部長發表預算報告，強調加強中韓軍事援助，似乎由越戰經驗有所領悟，但此尙不够的很。致勝之道，美國急須變更政戰兩略。除此以外，尙須矯正亞洲人之錯誤看法，深深了解亞洲社會和亞洲政情，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強使美國之歷史經驗政治制度思想意識，整套加之于亞洲人身上，非徒無益而且有害。

曾虛白先生：

美 國 的 政 策 錯 誤

諸位先生：我剛才聽到好幾位先生檢討當前越戰，一致認爲美國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打了一場敗仗。我們要檢討，越戰拖了那麼久，胡志明仍舊態度強硬，好像勝利在握，究竟什麼原因。

我認爲最基本的原因，是美國的政略錯誤。

越戰應該是南北越的戰爭。日內瓦協定美國沒有簽字，以十七度爲南北

越分界線，也是國際壓力強迫南越承認的。從這個觀點判斷，越戰可以說是南越政府的剿匪工作。假定退一步考慮，承認日內瓦國際協定是有效的，那麼，越戰也應該算是北越南侵的南越防禦戰爭。總之，越戰應該是一個越南人與越南人的內戰，可是美國現在竟把越戰打成美國人與越南人的戰爭了。共產黨才以此爲藉口，誣指美國人是侵略者。美軍大批登陸越南的確在攻打越南人民，是無法掩蓋的事實。這個美國人自己製造給敵人心戰攻擊的號召，迄今無法糾正過來。這是美國政略上重要基本錯誤。

和平，反對越戰。

其實這一戰爭開始時，美國並不想自己出面打，最初是以顧問身份參加越戰，祇負責訓練，與後勤補給，這是十分正確的態度。不幸，在戰爭進行中，陣前易將，把唯一可以領導南越政府的吳廷琰打下台來，造成南越羣龍無首的局面，一直到今天。由於缺乏有威望、有權力的政治領袖來領導越南，控制全局，越南部隊才減退了它作戰的能力，美軍騎虎難下，不得不把戰爭責任逐步自己負擔起來，由顧問身份轉變而成戰鬥的主體，以致陷入漩渦，愈陷愈深，造成了目前美國人與越南人戰爭的惡劣態勢。

目前越南戰場實況，誠如剛才謝委員所說的，在越南境內，已分不清誰是兵，誰是民，真正反共的只有美國人。剛才趙委員說到，我們在江西剿匪時候，政治配合軍事的勝利成果，可以貢獻給美軍做重要示範。我深深感覺到在越南這是做不到的了。因爲一個外國人到越南去從事綏靖工作，怎能使越南人心悅誠服呢？更何況，越南人心理上早有偏見，永遠執持美軍不斷地轟炸越南的領土，殘殺越南的人民，是一羣帝國主義的侵略者，又安能使他們合作呢？因此儘管關島會議以及其他幾次軍事會議，美國一再強調政治與軍事配合的重要，我仍舊不敢抱過份的樂觀。再加以目前美軍和越南軍隊之間，仍然有許多磨擦和問題存在。美方主張，作戰由美軍負責，佔領了一個地區之後，綏靖工作交由越南部隊去做。但是越南軍人不甘，以爲美軍立戰功，可以順利解決，越南部隊跟在美軍後面做綏靖工作，也不會怎樣順利的。因爲，一般人民沒有攬清楚美軍爲什麼到越南來作戰以前，永遠要把美國人認作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者，而越南政府的工作者，都變成了美帝的走狗又怎樣

能接受他們的綏靖說服呢？因此我們在大陸上綏靖戰略的成果，用到越南難求收穫。這是美國基本戰略錯誤的影響。

美國要越戰打出一個結果來應即改變政策，把局部性的越戰打成一個全面反共戰爭。

共產黨打越戰比美國聰明得多。共匪和俄共都躲在幕後，在前面出面打的只是越共。它們已經把越戰打成一個全面性的國際戰爭，卻把不敢擴大局部戰為全面戰的誠心，困住美國。毛匪澤東及林匪彪之所以相信人民戰爭有勝利把握，就祇看透了美國這一個弱點，美國就應該針對敵方估計，面對現實，糾正過去錯誤，重訂越戰政策，把越南戰爭打成一場全面反共戰爭，打成一場世界性的全面戰爭，向全球呼籲，越共是國際共產黨結合體的前哨，美軍在越南是站在全世界反共戰爭的最前線為全世界安全而作戰。在共同反共號召之下，希望所有反共國家團結起來，站在共同的陣線上抵抗共同的敵人。於是美軍入越就師出有名，美軍站在反侵略的領導地位上作戰，才有目的，才有號召，即使美國人民厭戰，在反共戰爭偉大的號召之下，也就失去他們發言的立場了。

李其泰先生：

匪認東南亞為其勢力範圍

關於現階段的越戰問題，我提出下列兩點來討論，請各位指教。這兩點是中共與越戰、美國與越戰。先談第一點。

中共對於國際關係的看法，完全是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陳舊觀念。在中共看來，大國必有勢力範圍。在實際上，美蘇英法都有勢力範圍，例如美國有拉丁美洲，蘇俄有東歐，英國有國協國家及殖民地，法國有新興的法語國家及殖民地。中共自命為大國，却沒有勢力範圍，因此對於現狀極感不滿，必須用各種手段改變現狀，以便對外發展。

中共對外發展可以指向下列幾個方向：朝鮮半島、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中印邊區（喜馬拉雅地區）、東南亞。經過韓戰以後，控制整個朝鮮半島的企圖已經證實是此路不通。向西伯利亞或中央亞細亞發展，便是正面和直接地與蘇俄武裝衝突，中共自知沒有力量，至少現在不準備如此行動。中共

曾在喜馬拉雅地區蠢動，遭遇不少困難，並無有意義的收穫。一九六五年底，蘇俄總理柯錫金斡旋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糾紛，促成塔什干協定的締結，使印度可以免除後顧之憂，以便專心全力對付中共。從此以後，中共在喜馬拉雅地區更難有所進展。由於此項原因，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塔什干協定簽訂時，中共會表示這是蘇俄修正主義者與美帝合作共同圍堵中共的陰謀。

剩下的可能祇有一個了，那便是向東南亞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東南亞是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極重要部分，它在經濟上及戰略上有極大的價值。控制了這個地區，對中共真是有說不完的好處。何況在這個地區求發展，遭遇的阻力也可能較少。東南亞的一部分在大陸上，例如中南半島、泰國、馬來西亞及緬甸，還有一部分是羣島，例如菲律賓及印尼等。目前中共至少把在大陸上的東南亞視為勢力範圍，必須置於其控制之下，猶如蘇俄之控制東歐一樣。從這個角度去看，便可以了解中共與越戰的關係。戴高樂主張東南亞中立化，美國國際關係專家摩根索教授認為美國不應以天下為己任，何況東南亞不牽涉美國的主要利益。這些姑息言論直接間接都是承認中共在東南亞的特殊地位。

關於美國與越戰，我認為首先要談談近年來中共與蘇俄的交惡。蘇俄一再聲言「和平共存」，並以此作為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原則。在實際上，蘇俄並未改變世界共產大戰略的目的，所改變的祇是手段。蘇俄深感在當前的世界情勢下，局部戰爭可能演變為全面戰爭，使用通常武器的戰爭可能惡化為核子戰爭。假如發生全面的核子大戰，必然對蘇俄不利，因此戰爭總應避免，以免兩敗俱傷。世界共產運動可以使用戰爭以外的各種手段，仍然可以達到埋葬資本主義的目的。中共則宣揚「民族解放戰爭」，大言不慚地提出世界農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戰術，認為這是與帝國主義鬥爭的惟一的有效手段，非如此無從達到世界革命的目的。中共指責蘇俄的和平共存主張是出賣社會主義的伙伴，是修正主義者對於帝國主義的屈服。

上述歧見不祇是一個理論上的爭執問題。目前世界各國共產黨人的注意都集中於越戰，把越戰視為一個考驗，換句話說，現階段的越戰足以為中共與蘇俄的理論爭執提供一個事實的答案。中共主張以戰爭的手段達到目的，假如美國在越南退讓屈服，不啻向全世界共產黨人證實中共的策略和手段是對的，惟有採取此種途徑才可以有效地達到目的。因此，美國如果在越南措置失

宣，其後果不僅影響東南亞，甚至將波及亞非及拉丁美洲等廣大地區，落後地區的共產黨均將羣起效尤，從此非共產世界將永無寧日。反過來說，假如美國對於越戰的立場堅定決不退讓屈服，也便是向全世界共產黨人證實中共式的「民族解放戰爭」是錯誤的，犧牲重大而不能達到目的。在此種情形下，全世界各國共產黨人都將冷靜嚴肅地考慮如何與共產世界以外的各國和平共存。

自有杜魯門主義以來，美國在歐洲從未對共產世界有任何退讓。自從韓戰以來，美國在亞洲也從未對共產世界有任何退讓。對付共產世界，美國採取「圍堵政策」。美國無意對共產世界有所進展，更無意消滅共產政權，美國祇是阻擋共產世界對外的武裝侵略。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所謂「圍堵」只是反侵略而不反共產。站在不同的立場，對於此種「圍堵」政策可以提出許多批評。不管怎樣，「堵圍」是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付共產世界的基本政策！在歐洲是如此，在朝鮮半島是如此，在中南半島仍將是如此。

黃正先生：

越戰前途不容樂觀

各位已經發表了很多高論，對當前的越戰問題，已經講得很清楚。我現在只能作一個註解。剛才有幾位先生講過，由於美國戰略上的錯誤，而牽連到戰術錯誤。戰略上的錯誤，就是以戰求和，使越戰成為一個有限度的戰爭。在戰術上，美國自關島會議確實已加強了在越南軍事力量：例如加強轟炸北越；在北越的水道上佈雷；砲轟十七度以北的地區；第七艦隊在海上轟擊北越海岸；加強西貢西北七十公里的所謂C戰區的攻勢；加強泰國的基地等。這些措施，都是美國對越戰升高的具體表現。另外在越共方面，現在越共已經使用蘇聯所供給的一百四十公厘的火箭砲，用來攻擊峴港及美軍在西北地區的陣地，同時還加強在寮國的活動。當然越共的一切補給全是依靠北越，所謂胡志明小徑現在已經不關重要。因為現在北越到寮國有很多的路可以走，他首先是從北越到寮國，再從寮國滲入南越。尤其是三角地帶如柬埔寨、寮國、同越南這三角地帶的邊境上，正是越南百里居與崑嵩兩省高山地帶越共的根據地。這個地方可以說是天天都在滲透。所以美國在越南雖然作戰

三年，至目前為止，越共仍佔了百分之六十的政治區。最近看到「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對越戰評論說：美國在越作戰，就如大象與老鼠作戰一樣。這個比方非常恰當。我們以美國軍隊的數量，以及武器的精良來講，與越共比起來，就如一隻大象。但是大象與老鼠作戰不容易。至目前為止，美國投入越戰的兵力，已達四十一萬，到今年底可能達到四十六萬，加上盟軍及越南本身的正規部隊，差不多有一百零六萬。再看越共方面，只有廿八萬。雙方的實力是四與一之比。雙方的傷亡，在今年三月底的統計，美軍死亡的已有六千五百人，傷的有四萬五千人。越共的傷亡數字比美軍要多兩倍至三倍。至於越共武器的損失，很多是土製的，很多是用自來水管製成的步槍，所以並不嚴重。而且越共的死傷，真正從北越滲入南越的正規軍沒有越共在越南南部就地拉夫的多，這樣看起來，老鼠多死幾個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這些死亡的人只是砲灰。我們根據這一個小的數字看起來，可以作三點結論：

一、美國在越南由於戰略錯誤，那麼戰術也隨之錯誤。因為基本錯誤，所以在戰術上無法發揮它的功能。這個錯誤，第一就是喧賓奪主，這個戰爭是要越南人去打，不應由美國人去打。美國在越南作戰，在目前的情形，北越方面不去談它，就是在南越來講，一般人民都以為美國在越南作戰，殺的是越南人，所以是有礙民心士氣的。再者，所謂越共，可能就是越共在南部徵集的南部的人，就是老百姓或是村民來做砲灰的。殺的人都是這些人，所以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第二是越共從越南北部滲透到越南的人員或武器，以及其他補給，是經過寮國。目前每天從北越到寮國去的卡車，裝載的有士兵或武器以及其他補給，甚至裏面還有蘇俄與共匪的顧問在內。這個情形就是說明寮國是個大漏洞。也就是大象與老鼠作戰，但是老鼠可以從各處跑進來，美國把戰場限制於越南的一小部份，並沒有把老鼠的來路堵塞，所以從寮國到柬埔寨這一段就成了北越到南越滲透的漏洞了。第三就是剛才講過美國在越戰戰略上的錯誤，戰術也就錯誤。由於這種戰略上的錯誤，如果拖延下去，將來不知要帶來多少不良後果。就以美國在越南所從事的有限戰爭來看，如美國欲把越共肅清，不知還要多少時間，我們雖不能作精確的判斷，但起碼還要一段很長的時間。這就是由於戰略錯誤所造成的後果。所以我們的結論照目前來看，除非有其他的情形，譬如我們反攻大陸或美國決定摧毀河內政權，越戰的前途不容樂觀。

主席結論：

第一、美國在越戰中，很顯然的在戰略上犯了錯誤。

第二、蘇俄與共匪對越戰態度雖是相反而又是相成的。

第三、美國在越作戰，受到部份美國人的反對，使詹森

總統不能不兩面作戰。

各位先生在三個小時以內，發表了很多高見，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還有很多位先生沒有輪到發言，只好請各位先生用書面來發表了，所有口頭的與書面的意見，我們都在「問題與研究」月刊予以發表。

各位先生剛剛所發表的意見都很精彩，對於越南戰爭有關各項問題，分析得都很透澈。我們今天的收穫非常豐富。

我現在再重複剛才各位所講過的作為我們討論的一個結束：

第一就是美國在越戰中，很顯然的在戰略上犯了錯誤。美國之所以在戰略上發生錯誤，似乎是應該由美國的歷史來觀察。美國的基本國策，自從一九四七年杜魯門主義以來，對共產集團的侵略，就採取了所謂「圍堵政策」，圍堵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抵抗共產黨的向外擴張，這廿年來的東西方冷戰就是依此原則而形成的。而且本人一向認爲圍堵政策不過是門羅主義的擴大。因爲所謂門羅主義者，質言之，就是不許歐洲人干涉美洲事務，而美國也不管美洲以外的事務。現在的圍堵政策，等於是美國退

人把門羅主義的範圍擴大到整個自由世界，希望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彼此相隔離。所以美國在韓戰是運用此項原則，而在越戰也還是運用同一原則。在韓戰打了很久，最終只維持了北緯卅八度的界限，而在越戰，美國的最高要求也不過是希望維持北緯十七度的防線。所以美國在越南採取不求勝利的政策，乃是受他們基本策略的限制而來，可見美國在越戰所犯的錯誤，是很早就註定了。同時我們也可以說美國在戰略上的錯誤，亦是出於不得已而然的。

第二就是蘇俄與共匪對越南的態度問題。蘇俄與共匪由於彼此爭取領導權，他們對越南戰爭當然都不能不管。但是他們的目的似乎相反，而實則是相反而又相成的。蘇俄的目的不希望越戰擴大，但也不希望越戰停止下來。共匪則不願越戰進行和談，而是希望迫使美國自行退出。所以一個要美國退出，一個不要美國退出，這就是蘇俄與共匪對越戰的基本不同之點。爲什麼蘇俄不要美國退出越南？因爲越戰不但可以消耗美國的實力，同時亦可阻止共匪取得越南。至於共匪呢，他們希望迫使美國退出，或則使越戰能擴大到美蘇的戰爭。然而儘管他

們對越戰態度的不同，但他們最終的目標，却不是在於消耗「美帝」或打倒「美帝」。所以我說蘇俄與共匪對越戰的態度雖是相反而又是相成的。

第三就是美國在越南作戰，可以說是師出無名，由於師出無名，而有部份美國人反對越戰，于是使詹森總統不能不兩面作戰。同時亦因此使美國，不但沒有宣戰，甚至還不敢承認這是戰爭，因而造成美國在越南的尷尬局面。但是美國會不會採取師出有名的作法呢？我想美國是不會如此作的，因爲美國基本政策只是圍堵，假如美國要師出有名因而採取反共戰爭的名義，那就非打到北越甚至打到中國大陸去不可，這也是美國決不肯如此的。然而美國如果要想使越戰獲得解決，那就非改變其政策與戰略不可。

今天各位先生發表了許多犀利精闢的高論，使我們的收穫異常豐富，本人謹代表本所向各位致謝。

全書十一章，五十萬言，二十五開
平裝一冊，定價新台幣貳佰元。
軍警學生五折優待。

本，八二八頁。

地址：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
電話：三四八〇二
郵政劃撥帳號：三四三六號

國際關係研究所叢書

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

汪學文著

全書十一章，五十萬言，二十五開
平裝一冊，定價新台幣貳佰元。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電話：三四八〇二
郵政劃撥帳號：三四三六號